

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第20季)
晒稿网址: sgh.cqwb.com.cn/index.php 邮箱: cqwbk@163.com

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建设银行在行动

往/事/回/首

难忘的启航之梦



蒋登科

我读大学的时候,现在的《西南大学报》前身之一叫《西南师范学院》,后来又改为《西南师范大学》,是一份内部发行的行业性报纸,四开四版,主要是送到各单位的办公室和学生班级。在我的记忆中,刘启慧、王钟伦、明学英、邓力、李志国等老师先后担任过该报的主编、编辑。和校报的交往是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即使我后来在国内外的很多报纸、刊物发表过文学作品和论文,但我从来没有小看过这份报纸。

校报是我的文学之路起步的地方。我来自边远的农村,自然山水培育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从小就喜欢读书,也喜欢写写自己的感受,由此养成了一种通过文字表达心情、调整心态、消除郁闷与烦躁的习惯。当然很稚嫩,所以当时的习作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但对文字和文学的爱好却一直坚持下来了。上大学的时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热潮时代,尤其是新诗,在大学校园非常流行,只要有诗人来访,或者校内的吕进先生等人举行诗歌讲座,很大的会场都是座无虚席,甚至还有很多人站着听讲。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我也开始写下更多的文字。当时没有考虑过这些文字的出路。

每期的《西南师范学院》,我几乎都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完。在我的记忆中,四个版面的内容基本是固定的,第一版是学校的重要新闻,第二版是教职工新闻,第三版是学生新闻,第四版是文艺副刊。当时没有网络,各种信息主要都来自报刊。读完每期校报,我可以获得对学校工作和校园生活的更多了解,比如学校开展了什么大型的活动,哪些老师参加了什么会议、取得了什么优质成果,团委、学生

会、不同系所开展了哪些学生活动等等。因为文学的缘故,我尤其喜欢读副刊,上面刊发的短小诗文,很多都让人觉得新鲜,既可以感受到师生的人生思考,也可以发现自己在写作上的不足。通过阅读,我知道了很多学生记者、文学作者,并逐渐和相近几个年级的不少写作者成了朋友,其中包括后来在文学创作领域具有影响的胡万俊、邱正伦、虞吉、邵徽、袁智忠、张者等等。多年以后,张者成为重庆作家中第一个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家。

大学的文学热潮激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当时还不敢向外面的报刊投稿,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学校的报纸。由于不认识编辑,我最初给校报投稿是通过挂在办公室门口的信箱投进去的。从大学第二学期开始,我的一些诗歌、散文、杂文、通讯、消息等就陆续在报纸上刊发,后来还发表过翻译的短诗和读诗感想。手写文字变成了铅字,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励。于是我加入了一些学生社团,比如五月诗社、新闻协会,并参与组织了外语协会等。我也逐渐结识了编辑部的一些老师。每次去到校报办公室,我都会和他们交流,听王钟伦老师讲述他拜访郭汝瑰将军的一些细节,听李志国老师分享他回达州(当时叫达县)的感受。邓力老师好像是后来才调到校报工作的,但他工作非常认真,把过去积压的稿件全部梳理了一遍,觉得比较好的就选出来修改、发表。我记得他是通过外语系办公室的老师叫我去找他的。他翻出一篇我之前提交的稿子,是一篇批评同学们将墙壁当成球板踢球的杂文,说写得不错,从现实中抓住了一些细节,有针对性。稿子很快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和邓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向他请教,他后来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校报副刊编辑的专著,可以看出他在校报编辑方面的用心用情。

编辑部的老师都很和蔼,没有架子。对于大学生文学爱好者来说,校报编辑部就是一个温暖的家,除了和老师们交流写作感想,我有时还专门去他们那里阅读报纸。当时,国内很多大学的校报编辑部都会互寄报纸,我可以在那里读到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校报,从这些报纸的副刊中知道了其他一些学校的文学爱好者。我后来在诗歌界认识的同时代诗人中,有不少就是在大学校报上首先读到他们的作品,因此见面之后感觉特别亲切。

当时,编辑部负责编务的老师叫汪全,是个个子很高的女同志,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小汪”。因为到编辑部的次数多了,我和她也熟悉起来。每次刊发了文章,她都会为作者准备样报,开稿费领取单,并一起装进信封,由大校门的收发室统一派送到作者所在的部门。有时在路上遇到,她也会招呼我,甚至告诉我一些“秘密”,比如刚刚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她的作品。当时发表一则新闻,稿费好像是5毛钱,而发表文学作品的稿费一般是1-2元,多的时候有3元。对于一个一个月只有十多元生活费的学生来说,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校报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着学校的历史与变迁,记录着大学生的心路历程。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很少给校报投稿了,只是偶尔在其他地方发表的与校园有关的文章被校报转载过。多年以后,校报也变成了拥有公开刊号的《西南大学报》。再后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

终端的普及,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包括校报在内的纸质媒体逐渐被边缘化。但我一直记得校报在我的成长路上产生的影响,有时还要查找和使用校报的文献。几年前,有学者在文章中把邀请诗人柯岩1983年10月13日到西南师范学院举行演讲作为学校的某位专家反对朦胧诗的证据之一。柯岩到学校举行讲座的时候,我也刚刚上学,没有听到她的演讲,只是后来在《诗刊》读到过她的演讲全文。但我知道这位专家没有发表过反对朦胧诗的观点,而且凭感觉,当时的校报应该有关于该项活动的报道。于是,我通过学校档案馆查到当时的报纸,确实有这样一条短消息。这条消息刊发在1983年11月7日出版的《西南师范学院》(总第318期)第三版,没有题目,是作为“学术动态”中的一则刊发的。消息说,诗人柯岩应邀、学生会邀请在会议厅举行了讲座。凭借我对当时校报版面设置的了解,第三版的内容主要是学生活动信息,不属于某位专家组织的学术活动,由此厘清了一件在诗歌界流传已久的“悬案”。

一个人,无论过了多久,走得多远,人生路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始终会储存于他的记忆中,带给他温暖,带给他动力,甚至带给他方向。对我来说,大学时代的校报带给我的文学启蒙,我当时认识的老师和文学朋友,一直是我前行路上的精神营养。在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路途上,我能够一直坚持,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与校报带给我的鼓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不屈不挠的开山人物群像

——电影《开山人》观后



罗毅

说实话,走进影院观看重庆电影集团出品的《开山人》之前,我有两个担忧。一是从海报得知,影片取材于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农民的脱贫攻坚故事。而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代楷模”毛相林带领乡亲们不向命运低头,在崇山峻岭间七年艰苦修路8公里的事迹,早已耳熟能详。而且,有幸当面聆听过毛支书和他的团队的巡回演讲,对三峡巫山深处诞生的这一英雄群体,有过比较直观的学习了解,就担心影片能不能“抓人吸睛”。二是欣赏过经典话剧《红旗渠》。对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带领下战旱魃、太行山上十年凿“天河”引水的故事,早已熟谙于心。一个修渠,一个筑路,都是悬崖绝壁间开山打石,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故事情节会不会雷同?

随着电影镜头的更迭和电影语言的运用,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影片非新闻纪录片,也不是舞台上字正腔圆的话剧。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的电影,没有囿于真人真事的束缚。创作者从实际出发,紧贴现实接地气,聚焦脱贫攻坚宏大场景,故事大视角,叙事小切口。从大山深处破败教室里孩子们朗读“愚公移山”始,引领观众走进重重大山阻隔中的夏庄。围绕一个“修路”主题,既交待故事背景,又制造悬念冲突,通过“招工”“投票”“分队”“凿岩”等一个个真实可信的细节,塑造出一众性格鲜明的开山人物群像。观影毕,仅就两段让我这个普通观众百感交集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桥段,一吐为快。

其一,影片初始,陈茂才老婆因难产而送医院。瓢泼大雨中的村民,抬着产妇翻越断头崖,既

展示穷山恶水给人带来的艰苦磨难,也为毛永福等人下定决心修路、修路过程中陈茂才坠崖牺牲作铺垫。很快,施工开始了,爆破声中,山崩地裂,陈茂才随着飞石坠崖……焚化纸钱的人群中,一支抬棺队伍突然出现——白发苍苍的奶奶欲哭无泪,将自己准备百年后的寿材赠与年轻的牺牲者。白发人送黑发人,最是人间伤心事。村支书毛永福和驻村干部方大学面对老人的义举,双膝下跪,涕泗横流,顿时揪动万人心。

其二,因竞选村主任而“分道”的毛永福与黄祥基兄弟俩,是影片的二主角。作为村支书的毛永福“毛大胆”,敢于担当,带领乡亲们向贫困宣战,挖山不止、筑路山崖的意志感动天地。被毛永福称为“黄老二”的黄祥基,头脑活泛,既是懂测绘、会道路施工的技术能手,也是长期在外打工挣钱的一把好手。当闻讯陈茂才修路坠崖牺牲的消息后,黄祥基立即带着他的工友和先进的凿岩机、攀登绳返回村子,加入修路大军,用科学的施工技艺,助力道路向前延伸。当鸡冠梁山崖塌方将毛、黄二人埋入爆破药洞后,生死攸关面前,两位汉子用近似戏谑的口吻互吐心声,笑逢一笑泯“恩仇”。

出人意料的是,经人施救,毛、黄二人从封堵的爆破药洞中顺利走出,向外悬崖求生,而吊着黄祥基的绳索突然断裂。而在对面山崖上担任施工观察员的黄祥基父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坠向万丈深渊……儿子如秋叶飘零,飞向大地;白发老父万般无奈,只剩下捶胸顿足。无声的慢镜头,恰是一枚威力巨大的催泪弹,让人破防。

我的担忧不再。《开山人》匠心独运,竟让我老泪纵横。感谢编导,致敬演职员。

“大人们流血修路为我们,我们努力读书为夏庄明天”。孩子们的读书声,声震屋瓦。时空轮回,当年为修路“一人投三票”的小女孩莉莉,成长为端庄大方的美术老师,领着学生来到家乡写生。面对山水间九曲回肠直入云端的天路,影片《开山人》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经过数代人的拼搏努力,“不甘落后、不等不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下庄精神,正是现代版的愚公移山写照,是不屈不挠巴渝人文精神的传承。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主席)

诗/绪/纷/飞

山水阳光

毛翰

千年的城,万年的山,
群山环抱着我的故都。
谁家女儿雾中来,
一城相思,一城祝福。

神州游,仙境游,
明月邀我山水游。
雾里的歌呀雾里的美,

月儿住在第几楼?

天上的桥,云中的路,
美梦拥抱着我的山水之都。
待到翩翩少年来,
一城阳光,万千蓝图。

巴山夜,雨中愁,

阳光少年不知愁。
天生重庆雄风在,
华夏中国长江头。

千年的城,万年的水,
两江环抱着我的故都。
重庆大门朝天开,
一江月圆,一江日出。

(作者单位:福建华侨大学)

孝善广场随想



龙远信

这沉默的石羊
心怀一生的月光和柔情
要穿越我们的人世呀。这母亲
她的沉默,流淌青草的汁液
世界甘怡如初
我们把这沉默的石头唤作母亲
我们是待哺的羔羊,跪下来
是拜谢母亲的唯一姿势

在仙龙孝善广场
我们像一群孩子
一下子变得乖巧了
在一滴乳香里满怀深情
是的,我们必须安静下来。
每一块石头
都是镜子,都是眼睛
它们都看着呢
看着我们清除内心的尘埃

突然就想到了母亲
一块沉默的石头
就是母亲,重回这人世的道场
突然就想到了母亲
有多少风雨被她带走
就有多少慈爱留给儿子的人世
只有深怀感恩
才能读懂石头的心

(作者单位:永川区融媒体中心)

小园中的橘子树

——写给友人



孙江月

小园中的橘子树
亭亭玉立
橘子红得透亮
像灯笼挂满树
又如一轮小夕阳把激情挥洒
……

主人小园里
围炉煮茶
闲逗信步,庭园鸡咕
从青涩到熟透
少不了寒露风霜
有东风吹拂

也有一荣一枯
直到腌干于树枝
心里仍甜蜜红亮
有朋自远方来
橘子茶香溢满园
不亦乐乎!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